

史記菁華錄

函一  
六册  
函

史記菁華錄

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儀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高祖功臣中惟勃最樸至故帝亦以厚重少文稱之然智短術淺誅諸呂立代王之後位極人臣而無所建白既不能為留侯赤松之高又不能效曲逆彌縫之密而徒疑疑畏懼衷甲防誅向非文帝之寬仁椒房之感誼蘊醢之災行將及矣急流勇退君子所以貴知幾也史

絳侯周勃世家

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

此

語陳平傳無之蓋賓主定體居月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

代王帝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寵久之

即禍及身矣則謂其自愧不如陳平乃歸耶此等或

虛或實各有妙處不必泥也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

歲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前之辭位謂何而復

居之不疑勃之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未能行

禍胎于是矣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以罷其相位也乃免相就國

公畫勃之拙厚處  
栩栩欲活可謂寫  
生

又遙接以公主為  
證一段夾叙薄昭  
太后二段於中派  
然無痕真正神筆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披  
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不學無術可憫且使上果欲誅之雖披甲持兵何益適以  
自招讒。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  
謗耳。事長安逮捕勃治之。朝廷下之廷尉廷尉勃恐不知又下之長安捕送也  
置辭吏稍侵辱之。細寫人妙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  
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千古錢神有靈猶公主者  
孝文帝女也。倒注法史記多有勃太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教  
引為證。畧住又起一事夾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  
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亦一獄吏行徑昭以貴戚將軍而若此宜其卒

以賄敗也。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

帝冠也，提與抵通曰：絳侯縮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

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惟太后數語，乃公道話耳。文帝

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

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

安知獄吏之貴乎？應侵辱一段，餘音裊裊妙絕。

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大人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史公敘法有極不省處，看此三段可見。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

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條侯周亞夫，勃少子也，故附勃。

柳勞軍千古美  
以余謂亞夫之巧  
於自著其能以邀  
主眷耳行軍之要  
固不在此也何者  
當時遣三將軍出  
屯備胡既非臨陣  
之時則執兵介冑  
傳呼闢門一何過  
倨况軍心首重倘  
探豈有天子勞軍  
已歷兩寨而亞夫

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送迎此又極省只用兩句反映已而之細柳軍

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作臨陣之態豈非

人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若先驅得入則不能令天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極意軍中

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妙

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此亦天子之詔也天子

為其整肅之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

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乃至以

尚未知之理乃至  
先驅既至猶閉壁  
門都尉申辭令天  
子亦遵軍令不亦  
甚乎然其持重之  
體迥異他軍則雖  
處囊中脫穎而出  
亞夫之謀亦工矣  
顧非文帝之賢安  
能相嘗於形迹之  
下哉

者約束天  
子倨甚  
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  
聖天子  
至營將軍亞

夫持兵揖曰倨  
甚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

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  
細寫

文帝益見  
亞夫之整  
既出軍門羣臣皆驚  
描一筆不可少  
文帝曰嗟乎

此真將軍矣  
斷語  
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

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  
觀高帝晨稱漢使直馳人

韓信張耳卽臥內奪其兵  
符一事亞夫實加人一等稱善者久之  
餘音未絕  
月餘三

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誠太子曰卽

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聖天子畱心邊務紀錄人才如此  
文帝



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自此一句起案連綿五百餘字一線穿成

其中忽合忽離忽隱忽顯極文章之妙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先帝

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心實欲之托詞于竇氏妙甚南

皮章武二侯俱竇太后之弟竇太后曰人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

君在時竟不得侯縷縷述來宛似家人口角死後乃封其子彭祖

顧得侯吾甚恨之說得動人加帝趣侯信也景帝曰

請得與丞相議之漸漸引下此是丞相議之亞夫曰

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

條侯於細柳勞軍一案贊中所謂持威重也固靳封爵一案贊中所謂執堅忍也合之總是

一個不學幸遇文帝之寬則為能臣

不幸遇景帝之枝刻即為大僂嗚呼

大臣安可以不學

言均是正人卒以是賈禍可以鑒矣

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在亞夫固爲守

正然不得謂非文帝時一番剛倨之用，有以馴致景帝之故。吾謂細柳一節，亞夫以此見長，亦以此胎禍。

帝默然而止。漸來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

欲侯之以勸後。此段忽離開其實丞相亞夫曰：彼背

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

匈奴降王得侯者甚多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一步

此亞夫過執難通處前日截然闢開，不論是非妙絕傳神。乃悉封徐盧等

爲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

帝居禁中，召條侯。以病免，則封建之權已不關亞夫矣。乃又特召而責之，見帝之必

為條侯計者宜於不用其議輒封匈奴降王之後巫風御史請侯王信而自贊成之此於朝廷初無所損且密以已侯必不能禁王氏之終不侯也乃至召食面譴而猶然辭色怏怏尚縱驕子置買尚方禁物又與工人競錙銖之利愆出納之期以至身死國亡為天下僂夫崇伯取灾于悻直宣

不肯忘情賜食獨置大馘無切肉又不置楮論頭條

侯心不平出顧謂尙席主宴取楮景帝視而笑曰此

非不足君所乎以嬉笑為怒罵危哉言人欲有所為而不慊于意猶人之欲食而不足于

具也明指阻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

后弟之封目送之曰此怏怏者悻直難馴貌非少主臣也言非子孫所能制馭

也一步緊一步居無何條侯子為父買工官尙方田

楮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

縣官器工官造作之府尙方甲楯猶後人所云內府器物也庸工也上庸字以工費言工人來取

價甯難不卽予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條侯上云下庸字卽指工人

可以

尼致痛于鄙夫如  
條侯者亦何足為  
君子所惜哉

葬者先為條侯出罪下云連汙條侯見其不過書既  
因子事染議總以明景帝之尋釁以成於殺也  
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  
不用也召詣廷尉一步緊一步蓋條侯大臣恐帝復  
明示吏以必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  
殺之機也器乃葬器也何謂反耶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深文周內却吏侵之益急皆自帝不初吏  
捕條侯條侯欲自殺此數語只為篇首相夫人止之  
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  
強項人至絕一歲景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  
此可嘆

曲侯

此下仍勃傳

續絳侯後十九年卒諡為共侯子建德

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

罪國除

二句未定宜云元鼎五年坐酎金不善國除有罪二字衍

條侯果餓死

接法

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蓋侯

以此語結條侯傳妙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

勃終身不出此

語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

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

哉

此事獨用極贊亦公道語

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

六字斷定前後

榮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

真病守節不遜

中帶褒終

以窮困悲夫。

--	--	--	--

從來高世之行必徵信于古人書籍而古昔遺文散逸不少故又必得古聖人稱許而後可斷其必傳通篇只是此意到底惟天道無親以下六行乃因一怒字而別發其胸中感慨卒又以禍福之輕而名譽之重引歸傳世正者其文如草蛇灰線處處照應乃知其奇而不詭於正也

###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

之文可知也詩書六藝皆孔子手定之堯將遜位讓

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此虞夏之文信而可知

之讓國作案也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

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

隱者再引一輩讓天下之人是不見于虞夏之書及夏

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似虛而太史公曰



軼詩即采薇之歌也詩既軼則亦將堙沒不傳矣終賴孔子嘗稱之所以獨得不朽此特挿孔子于前之故也而其文勢却以孔子兩稱其不怨及賸軼詩則又深似有怨者故曰可異

引其父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既有冢又似實而可信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方明點孔如吳太伯伯夷子作主臆

之倫詳矣言伯夷又陪一太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

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如許之人不應見遺于虞夏之交終作一疑案畧結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本意謂人之怨伯夷者希

此處只作伯夷自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

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也他傳皆史公自己撰述獨此只引舊傳之文所以謂傳中變體父欲立叔齊及父

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